

關於知識階級

魯迅譯

日本 青野季吉 作

安理巴比塞在一九二一年所出的小本子裏，有稱爲「咬着白刃」而側注道「寄給知識階級」的。在那裏面，當他使用「知識階級」這一句話的時候，特地下文似的聲明着：——

「知識階級——我是以此稱思想的人們，不是以此稱知趣者，吹牛者，拍馬者，精神的利用者。」

這幾句話，誠然是激越的。然而當巴比塞要向知識階級扳談時，不能不有這幾句聲明的心情，我以爲很可以懂得。

他雖說知識階級，但在這裏，是大抵以思想家和文學者爲對象的。可知在法國的思想界和文學界，知趣者，吹牛者，拍馬者，精神的利用者是怎樣地多了。所以他便含着一種憤激，這麼說。

(145)

然而這是法國的文壇和思想界的事。日本的文壇和思想界又怎樣呢？我讀着巴比塞的聲

關於知識階級

一

明，實在禁不住苦笑。因為在我的眼裏，知趣者，吹牛者，拍馬者，精神的利用者，都一一以固有名詞映出來了。

所謂知趣者，是怎樣的一夥呢？先是這樣的。無產者的文學運動也已經很減色，從這方面，是不會出頭的了，還是想一點什麼新奇的技巧，使老主顧喫一驚罷。總而言之，只要能這樣，就好。于是想方法，造新感覺，調新人生的一夥便是。其實，譯為「知趣者」的，是 *amateur*，意思是「善于湊趣的人」。日本的一夥，可是「善于湊趣」呢，固然說不定，然而而是善于想去湊趣的人們，却確鑿的。

其次是吹牛者。這是可以不用不着說明的，但姑且指示一點在這裡。嚇人地擺着藝術家架子，高高在上，有一點想到的片言隻語，便非常偉大似的來誇示于世——其實大抵是文學青年之間——的人們；以及裝着只有自己是一切裁判官的臉相，擺出第一位的大作家模樣，自鳴得意的人們；以及什麼也不懂，却裝着無所不懂的樣子，一面悠然做着甜膩的新聞小說的人們，便是這一夥。

一說到拍馬者，讀者大概立刻懂得的罷。吹牛者的周圍，倘沒有這一種存在物，那牛便吹不大，于是跑來了，聚集了。以數目而論，這似乎要算最多。其中的消息，我不很知道，

但如討了一個舊皮包便讚美作家，介紹了文稿便獻頌辭爲謝之類，是這一夥之中的最爲拙劣的罷。

最後，精神的利用者，却有些煩難。在這範疇之內，是可以包括許多種類的人們的，但從中只舉出最爲代表底的來罷。在近時，我得了和一個「知名」的文學者談天的機會。他侃侃而談，主張羅蘭主義，而大講社會主義的「低劣」的緣由。姑且算作這也好罷，然而又爲什麼不如羅蘭那樣，去高揚了那精神主義，直接呼喚國民，發起一種國民底運動的呢？無論是羅蘭，是甘地，都並非單是談談那精神主義，後來便去上戲園，赴音樂會的。惟其如此，羅蘭主義這纔成了問題，生了同名異義。總之，像這樣的文學者，就是在這範疇裏的典型底的人。

倘從文壇和思想界，除掉了那些三要素，一想那所剩下的，以及巴比塞之所謂想想的人們，這是成了怎樣淒涼的文壇和思想界呵。我以為其實淒涼倒是真的，現在的樣子，是過于熱鬧了，然而這是一點也沒有法子可想的事。

但巴比塞是對於怎樣的人們，稱爲思想的人（ *penseur* ）的呢？倘若不加考查，就沒有意義。據他所說，這是混沌的生命中所存在的觀念（ *idée* ）的翻譯者（ *traducteur* ）。于是成

爲問題的，便是什麼是「觀念」了。巴比塞有時也用「真理」這字，來代觀念。總而言之，在混混沌沌的生活，生命裏面的，一個發展底的法則，就是這。在人類之前，將這翻譯出來的，是思想的人們，是巴比塞所要扳談的對象。

我們所要扳談的人，而在日本的文壇和思想界上所不容易尋到的，實在就是這樣的思想的人們，這樣的「知識階級」。

(一九二六年三月原作。二七年十二月，從回轉期的文學譯。)

深院

秉璧

暗沉沉的灑小雨，傍晚的天氣。

我不想上學去，我不願見那鬼老頭教授——D教授——他說不定又拿那些鬼穿套來難我。我總覺得我說的不差什麼。真的，他也配，張着被白鬚圍住的嘴笑我，牙齒都關不住風：

呵呵呵，C君……

圍着這張棹坐的十幾位也順着他的笑聲都拿眼釘着我

呵……呵……呵……

(149)

他們像是應酬他的。兩個女學生也笑，露出兩行白齒：唧唧的笑。我恨老頭兒不當笑我，不當引着學生笑我。「你的話很有意思」，他說完這句話便呵呵的笑了。我恨他極了，人都會像你這樣快死的老頭子，說話像嚼乾艸。今天決不去聽他的講；我自己已在屋內徘徊。別人還可以，那缺了一隻腿的學生也跟着一塊兒笑。他配笑我麼？走起路來，兩條棍子襯着，一跳

深院

五

一跳的。他還帶出驕傲的樣子，表示他上過戰場；我才有點看不起他。

靠牆長上來的白薔薇，從窗戶伸出手去約可夠得着，我怕動了樹枝灑了樹下拍皮球女孩滿身水，孩子們是惹不得的，多看她一眼，都要咕哩咕嚕的鬧半天；她們只能拿我開頑笑。有個小的我怪疼他，她酷像G的小蘭，我愛小蘭甚過小明，她不管怎樣不講理總溫柔些，不比那比她小一歲的小明弟弟，動不動指出他口袋裏頑的小手鎗：

你再鬧我就打死你！

小手指一指，擦擦的兩響，隨着跑上前拖着你大腿，或是拉着你一隻臂，一雙小腿向你亂蹬。蘭却有點策略，至少有一個是他同黨，不像弟弟不管大哥二哥姐姐有時要一致的反對；她似乎偏向母親，她順口能講出許多有條理的小故事；隨便說話，都好像有人教過她似的——那六歲的小女孩。

C叔叔比F叔叔好，我愛C叔叔。

她背地裏對媽說。我覺得G的孩子是幾朵薔薇花，尤其是小蘭——是的，那個小的酷像小蘭，所以我疼她。

我穿上雨衣要上街去，我不能再在家裏坐，家裏像有什麼東西在逼我，森嚴的，和惡鬼

一樣的可怕。

我厭惡街，街上我不能去：像一層層的寶石棺材，疊得整整齊齊的，光彩奪目。轉過灣去，一樣，一樣，……：汽車前兩顆電燈，酷像屠戶邢大的一雙肉紅眼，小時常夢到他，夢到他便使我害怕得發哭，媽媽總輕輕的替我「叫魂」，直到我再睡去。汽車前電燈有時使我一樣害怕；有時夜裏夢着兩盞熊熊的鬼火擺在我前面。

我靠窗前坐下，俯着那三兩個不怕濕了衣裳拍皮球的小孩。那孩子們是喜是愁吧？我想她們沒想到生，也沒想到死。她們那樣小，那樣伶俐——尤其是那最小的。——孩子，我比你還小，你知道麼？

微雨當中夾着金黃色的太陽，無力的樣子，射到玻璃窗上，燦明的紅光。我咀這鬼天氣，四月來都是這樣陰陰晴晴，時哭時笑的。

不知什麼時候H走進來了，他說：C你近來臉色怪難看，你倒是旅行一次，到北海去洗次澡，在樹林裏睡睡覺，休息一天也好。

我微笑。

他東翻西翻，問有信沒有，有什麼新消息；他照舊說了一遍少年人該如何如何。我聽見

了裝作沒聽見。他什麼時候走了，我不知道。

屋裏沈寂了。我將我的幾片像久用了的吸水紙一般辨不清楚的過去重搬出來。我只奇怪我如此辛苦了不算我周圍的人還跟着我辛苦。有時自己覺得虛空虛空，其實只算缺陷缺陷；有時傷心得擠不出一滴眼淚，暗地裏自家叫苦，所受的瘡痍，多多少少的，怕只有自己能盡知道吧。

＊

＊

＊

總有一年夏天，從C省過到家鄉，爲着伊的緣故，有淚也有笑。一天月圓的夜裏，像是舊歷的七月半，我們一同坐在屋後的坟墓上，月光照得伊臉上發青，我們說夢說前程，却不肯提起離別。

妹妹，不要怕，我們將來會有悠美的生命的。實在有什麼爲難呢，我們一同去——

伊將冰冷的手堵住我的嘴

換別的話說，哥哥！

她離家回到學校裏去了。不久我也受G電報的催促去到K省。匆匆到了冬天，我獨自在雪地千里的路上，孤寂的長途，夜夜只有形形色色的夢境，有的我寫在明信片上寄給伊

了：

車子已經到貝佳爾湖了，路上遇着的朋友待我都好。剛才在車上打盹，有許人綁着我，生生要將我打死，說從K省來，是紅黨。我想一定有仇人已通盤的告訴了他們，我也不再辯，閉着眼受他們打——似乎也不覺得痛，只嘴裏微微的叫苦——妹妹你不要怕，對面的女人將我推醒了。我想到夢裏情形不由得使我好笑，這大概是過E省時太担心了的緣故吧。……

你不覺得我們這幾日太匆匆麼，恨不得將一天當一年過，徧徧天氣格外的短；我們兩雙手按着時間，時間格外的跑得快了，我悔不該早將車票訂妥了……

緊緊記起交流在我們臉上的熱淚……

微雪飄飄，你的車兒向東，我的車兒向西……

半月的行程，朝朝愁思，夜夜幻夢，有時從夢裏哭醒了。我深深後悔不該背了好友的話像新敗的兵士捨命來到這森嚴的疆場，G說：現在正需要你你走了是我工作上一種損失；一天夜裏我們帶他的兩個小孩同到醫院的路上他這樣懇切的勸我。月亮照着，兩個孩子搶先去，看媽媽，我們徐徐在後跟着。我覺得G的心和月一般的溫和，G的臉和月一般的光輝。

G，你是有生命的。有擔當的工作，我想還是你專美了吧。

——我心裏想這樣說。

我一天不回到T，心中一天不得安寧，我已寫信告訴伊說我不走海道，一個月內，還可以會一次面的；伊一定天天在盼我。

G沒法再望下說了。他慊慊病下；臉黃瘦得不像樣子，眼睛凹下去，胸口好像有塊石頭塞着，吃飯不下。他是這般的病；病了還要去勞碌，去醫院裏看夫人。一天我要走。他不准我說二話替我拿出去國的路費，我雖知道他因此要為難幾個月，他自己幾乎挨餓而能將結婚的戒指送給學生點當，所以我不能說感謝他，他就是這樣不拿金錢當錢金，不拿金錢換來的幸福算幸福的一個人；他歡喜他的貧苦。我嘗背地裏說G的行爲奇奇怪怪好像「歷朝名臣言行錄」裏的人物，這話叫他聽見了非要罵死。十年前××君便將他的話記成了四本書呈給他看被他罵了幾次……有人設盡方法要害他，有人設盡方法要賣他，他總願意向刀峯上爬，他這種輕生的態度使旁觀的人替他提心吊膽，他却顧不及別人的心意，民衆在他眼裏總時時要用小鞭子抽的。我的口氣，常常只想到享受方面，他却老巴巴的沾着一個苦字；我以為楊朱莊周的話有意味，他却罵；老弟，我們生在世上，那能將似是而非的理論去遭踏自己；風

涼話是說不得的。他抽我一鞭子，我直起腰來跑幾步。

一年秋天，他從海外跑回來看他賢慧夫人的病。本來預備十天半月便走的，後來和着伊的病拖延了幾個月。中秋的前一天，他連寫兩封信追着我到P同賞月，每個深夜，院裏和死絕一般的靜得可怕，只聽到低低的沈痛而却清朗的聲音，那一個只在靜聽……幾天後他又陪着 I 回到T來了，他一路指着窗外景色去比說別一個國度裏的給我聽……

第二次他回國，我帶伊到棧房裏看他。

是××的親妹妹麼？

伊含笑的答應了。他便叫伊的名字。

和自己妹妹一樣——好，好，我們隨便說話。

當天下午船向D開去了。船身已轉過去，老遠的見G雜在人叢裏，他並沒有揮手巾，也沒招手……

——我一定要走，他也沒奈何我，我終於走了。我勸他總要愛惜些身子，他說：老弟，我們那還能顧得着病——到死為止。我覺得他的話比小時私塾先生的戒方打得還痛；G，你真認識了你自己了！

(155)

朋友，戀人，父母……都辜負了，都辜負了！……

……

是的，在這種怪天氣，不會想到別的。

我想不出天氣如何一會暗淡，一會光艷。——是的，牠許在嘲笑我。我順手拿了一顆紙煙含在嘴裏，我反覺得天氣太好笑，你配嘲笑我麼，我家裏人都歡天喜地的，我的伊，伊五七天便有一封甜蜜的信給我，手邊錢還足夠一個月用，D老教授待我不錯……將來……將來，滿滿一屋書，伴伊種點山田，……這世界正不夠我笑的……你配笑我麼……哈……哈……

夜裏的夢常鬧得我不安神，有時盡作些凶夢，總會父親死了，母親病了，伊叫強人拖去了……有時醒了也難叫我否認剛才才是夢；臨去時母親那滿臉的淚不是掛着病相，父親的老病，有時不掛着死相，伊不是和淚告訴過我伊這次南北奔波受盡了意外的辛苦和恐怖？……怎麼會是夢，我不信。我躺在牀上，兩顆淚還在臉上，仰看着淨白的樓板好笑。是的，臨別時母親是太哭得凶，我也心痛得難禁，我的眼前總擺着她的坟墓，她花白的髮，打縐的臉，

都是坟墓坟墓……我自己披着滿身喪服，棺材橫擺着，旁邊圍着許多女人，姐姐抱着她那頂小的一個孩子傷心的哭，別的女人也跟着哭……我看到母親合上眼躺在那裏，面色蒼白。

爸爸下了牌場子來送我，他臉上只現出有些疲倦，眼睛睜不開，是的，他並不悲慘，我也不悲慘，他是夾在許多送行人堆裏的一個，自然他不能悲慘。我轉過山坡回頭去看他，他立住腳不動，又像是在摩鬍子。前天伊的信上，說爸爸又病倒了。伊說伊是第一次見他發氣喘。伊害怕得很。

我將椅子微微向窗前湊近些。雨停了，太陽漸漸的下去，院子裏不斷幌着人影子。下一層樓一間屋裏，窗戶都帳着紅紗，留聲機，男的笑聲，女的笑聲，小孩們的吵鬧聲，不知他們家誰的生日……謔浪的笑聲。

老房東進來疊牀。她的一雙繃臉，花白的頭髮，我總當她是我的母親。她有時和我要好得了不得，有時又氣洶洶的。我都懂得，我懂得她歡喜和生氣的緣故——都因為將她看作母親。她大概神經上有病，說話時頭左右的顫動，有時使我害怕得很。她是猶太人，猶太人愛惜錢的心理是有名的，尤其是女人。她似乎比前兩個房東愛惜錢的意志要單薄些，她希望我

每天早晨買一瓶新鮮牛奶她可從中取一杯，只要她不瞞着我，明取我的，我都情願；我頂怕她對着瓶口喝，我總疑心她的嘴裏會有蛆蟲一類的小東西蠕蠕爬動，從瓶口裏到茶杯裏，從茶杯裏到我嘴裏。有時她對進來牛奶瓶，真個瓶口上有她嘴含過的痕跡，但牛奶還是滿的，也許她怕我知道從口裏吐了轉來，也許她已對水進去……我決計不喝牠。

——C先生，你今天怎樣不喝牛奶？

——今天不要喝，你要，請拿去吧。

她這樣老還服侍上十個人，疊被，擦地板，打臉水，自己做飯，燒水……她靠這五間房子出租自己度日的；五間房子要有三間租不出她便了不得，租出三間便能過，全租出去便很有餘。我總以為她空了一間不租出也好，她却不怕苦吃只要多餘點錢，我不知她是過日子還是拚命；有這種心理時我看她和我自己的母親一樣。——我有時鑽進關綽一點飯館，面前擺了肉也擺了酒，跳舞的男女在取樂……我心裏一陣涼，滿口咬的像母親的肉，母親的血，打一個寒慄，險些兒整個的吐了出來。

雨聲到晚來又覺得清晰得可怕，睜着一雙眼睛望着淨白的樓板，處處都掛着一幅鮮血模

糊的人頭，怪面熟的，不是別人，正是可愛的G，我看着他微笑。不知前幾天在那一家畫報上看到一張法場上的照片，劊子手大刀還在手裏，另外一個人扶着跪在那裏的身子，頭在前面兩尺來遠的地上……前後擺着器具在那裏的尸身，幾顆頭裝在一個匣子裏，血跡模糊……左邊兩個兵士，挾着一個死犯，一位官長拿着指揮刀，站在旁邊，犯人睜着兩隻大眼……我的眼也愈睜得大了，我覺得那犯就是我，不然就是我的G，不然爲什麼如此怪面熟的？我覺得爸爸遠遠的站着椎心哭我，母親碰得滿臉流血，我的伊也死在我旁邊——那是G夫人，那號痛的是她五個孩子。不是我，明明是G，是的：

C弟，你現在還頻頻担心G麼，他已做我們隔世的人了！他×月××日由××動身，到××時即被捕，當晚大刑俱加……次夜由×××詢審一次，G笑而不答……第二天×××親眼見許多流氓，將可愛的G擁出去了……

這幾句話是用斗大字寫的，裝在我腦子裏，比上百斤石頭還沉重，時時要搬出數牠，數來數去，還是這幾十個大字——個個刊在淨白的樓板上，我睜開大眼一字字的數，咬得嘴唇出血，我覺得爸爸遠遠的站着椎心哭我，媽媽將臉碰得流血，伊也死在我旁邊……

母親臉上的縐紋，花白的頭髮，老房東顫動的頭，犯人的兩隻睜開的大眼，劊子手刀前

的人頭，尸身，站在旁邊的兵士……

窗外微雨滴瀝，我疑心是G的血。

＊

＊

＊

＊

伊的信近來更來得勤了，伊擔心我心緒不好，伊說許多故事給我聽，伊又愛敘述過去：

記得麼，哥哥……

記得麼，哥哥……

記得麼，哥哥……

我恨伊這樣饒舌的挑撥連回信都不想寫，我寫了便要想到G夫人的苦處，我的伊便是G夫人，我便是G。我無心的又將伊最近的三兩封信在前面擺開了：

……我回到家頂面便看見我母親坐在門口剝菜苔，滿面的風霜，我叫了一聲「娘」。心裏一陣酸楚，眼淚幾乎滾下來！我眼淚汪汪的望着她，不知說什麼好，我恨不得抱着她的頸子很很的哭一場……哥哥，我怎麼不是個不識世故的女子……

——兒呵，假使我當初嫁個種田的丈夫，也不至如此洵氣不盡！

我娘這句話我到死也不能忘記！……過S時，××叔叔說我不該花了許多錢回南，這原本是他的好意。我已在船上受了幾天辛苦，只眼巴巴的歡喜回家見親人，誰道叔叔先就給我一個暗釘子碰，我心一軟，眼圈一紅，我只說了一句：

——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

伊的確是可憐得很，我恨不得哭伊一場，幫伊哭一場。像火一般熱的心，處處却都碰着冰窖子。我覺伊比G夫人還苦。空有了個苦情人。

……讓我還說說在哥哥家的光景吧……到家後將我們的房子重新理理，看來樣樣都沒有什麼改變……窗上玻璃該擦。書架上書該理，只是我那裏有心情去動牠……姑母大姊怕我太寂寞了要將我妹妹接來陪我，我想我不幾天還得回自己家去一輪，用不着這樣多麻煩人。我在家裏什麼事都不做，好像做客一樣，姑母說沒有什麼事要我，自己看看書好了，看着老人做事自己不動手真不過意，我希望以後能做點小事……哥哥，你該體會得出我的寂寞吧。不敢坐在別人面前，不敢當着人面嘆氣，叫別人察出是多麼不好的事……我從這間屋跑到那間屋，輕輕叫着你的名兒，哥哥，那裏找得出個人影子！哥哥，你欺負我了！……夜來了，可怕的夜，我真不敢

鑽進帳子裏去……我雙手緊按着砰動的心，牙兒咬着我們的鴛鴦被，輕輕的叫着你的名兒……

每到下午來便無精打采的，又加着滴滴瀝瀝幾天連着下的愁雨，姑母說倦了便睡一會兒，哥哥笑嘻嘻的到我牀上來了。夜裏的光景。我躺着不動待我的人兒來，我的人兒和我並頭倒下，我們做的什麼事，我不知道，請問上帝去吧！我們說不盡的恩愛，我含羞抱緊我的人兒，我狂喜得顫醒了！我笑不是，哭不是，我深恨夢境不該來欺負我，……

來山中五天便下了五天雨，妹妹怪我來壞了，我沒來時再沒雨。我說我真能有撼天的本領，也不像現在這樣可憐見兒的。河裏水近幾天陡長，河田淹去不少，我們當初話別時的山麓，眼看也要上水了。……妹妹真溫和，不愛多想，也不愛動氣，我笑她，「你會活到一百歲」。……昨天晚上我問她「C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壞處？」她却抿着嘴笑。因為情人的眼裏無善惡，所以問她，乖妹妹她偏不肯說。……

我心中總有一幅圖畫，一幅見面時相抱飲泣的圖畫；哥哥，你還記得第二次在T送別的光景麼？……哥哥，你回來時，我們暫且避掉一切人們的耳目，揀個山清水秀

的地度蜜月去，你該不反對吧？……

——呵呵，你又要怪我欺負你了，度蜜月麼？我記得清清楚楚有人對我說過×××往年頂和G要好，他還是他們的証婚人，G的命生生被他要去的。也有不少人笑着臉對我，我的命不知什麼時候便要被他們要去——蜜月麼，孩子，你不要自己欺負自己了！

我聽着窗外的雨，伊信裏的雨，伊心裏的雨一樣的黯澹，我知道天氣有心取笑我，我將伊的信重疊起來。一陣雨後的涼風，迎面吹送，我心中清爽得吃了一驚，微微的好像聽得G夫人抱着她不到週年的孩子抽抽的嗚咽。

G們夫婦多麼值得羨慕呵！

我們平日背地裏常這樣說。

孩子們個個都疼人，我們將來也……

我總要這樣補一句。

伊總羞赧的反駁：

你呀……

——所以我恨伊；我希望伊在黑暗裏接收了我的恨而轉恨我，如此也許能救得伊一些苦情的

心理。我不願伊是G夫人。G夫人那麼愛她的G。

伊常面色蒼白的躺在我面前，睜着兩隻大眼。

＊

＊

＊

我想起前天上午在D禮拜堂的光景。那天是大學裏神學教授M博士宣講。他是這裡數一數二的名牧師。本來十點鐘禮拜，九點鐘這宏壯的大禮堂已擠滿了。我茫茫的坐在人叢裏，疑心自己在古羅馬——兩邊路德的像，加爾文的像……中間亮寶石製成的耶蘇就難圖：耶蘇從容的樣子，手上的血，腳上的血……彩色電燈映着，叫人分明看得清楚。再上面懸着一個瀟灑女人，她是聖馬麗亞了。唱詩後懺悔。聽衆中有低頭的，有跪下的，我也不由得跪下了。我微微抬頭看着牆上森嚴的聖像：耶蘇從容的樣子，手上的血，腳上的血……心裏一涼，眼裏擠出兩顆枯淚。

夜是這樣沉寂得可怕，一切都像死了過去。一年秋天P城一所深院，G沉痛清朗數數不斷鞭策的聲音，那一個在靜聽——不由得傷心那夜的光景！

情景再不分明了，我昏昏在夢裏。

一九二七，八月中於柏林。

過年

衣萍

(二)

米店夥計

(推門入)自家米店夥計是也。奉掌櫃之命，來此討賬，討不着錢不許回店。

(時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好像沒有看見米店夥計的樣子。)

哈，哈，薛老爺，薛太太，你們倆兒真樂呢，這樣跳來跳去的。請你們倆兒停一停，把小店的賬算一算再跳罷。(掏出賬簿介)府上今年欠小店的米賬共三十三元三角三分六，絲毫不錯，有細賬爲憑。請看細賬罷。(拿了賬簿，走近薛冰身邊。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置之不理。)哈，哈。奇怪，奇怪。怎麼連賬看也不看，總是跳來跳去的？……

(高聲喊)薛老爺！薛太太！還賬！還賬！拿錢來！拿錢來！拿錢來！拿錢

(165)

過年

二一

來！……

呀，總是不理，也沒有法子。討不着錢，不能回店，——外面風雪是這般大，只好暫時等在這裏，看看跳舞再說罷。

油店夥計

(推門入，口裏唱：)

做小夥計真可憐！

大風大雪來討錢！

自家油店夥計是也。奉了掌櫃之命，來此討賬，不見錢不回店。

哦，原來薛老爺薛太太正在這裏開跳舞會呢。(望望米店夥計)喂，喂，老兄大約是來參觀跳舞的。

米店夥計

不是，不是。我是來討賬的，不是來參觀的。

油店夥計

原來老兄是我的同志，失敬，失敬。寶號的錢多如數到手了罷？

米店夥計

一個大也沒有，一個大也沒有。

油店夥計

怎麼一個大沒有？看薛老爺薛太太這副快樂神氣，一定是升官發財了。怎麼一個

大也不肯給？也許寶號的賬目不大清楚罷。

米店夥計

不會，不會。敝店的管賬王大頭的算盤子是全縣聞名。他能夠閉起眼睛打加減乘除，一個子也不錯，本事真了不得！店的賬目是一分一釐一毫一忽也不錯的。

油店夥計

哈，哈，得罪，得罪。——可是他們爲什麼不還賬呢？（向薛氏夫婦）薛老爺，薛太太！府上每月在小號除去一元一角錢的油——醬油，菜油，香油，臭油統統在內。今年十二個月，一個大也不會給，共欠一十三元兩角整。這點小數目，哈，哈，小數目，請掏出錢來一筆勾消了罷。（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置之不理。）

油店夥計

哈，哈，這又奇了。怎麼他們只是跳來跳去，我們的話一句也不睬！我想，光景薛老爺薛太太是喝醉了酒罷。

米店夥計

不會，不會罷。（嗅介）房子裏面一點酒氣也沒有，薛老爺的臉又沒有紅，那裏會是喝醉了呢？

油店夥計

你看，薛太太的臉不是很紅麼？有些人的臉是喝不紅的，酒愈喝得多臉愈發青，我們敝店的大老板就是這樣。

米店夥計 你這個傻小子，——薛太太的臉上是胭脂紅，不是酒醉紅，難道這點分別也不懂。

(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薛太太似聽見兩夥計的談論，怒之以目。)

油店夥計 不說了，不說了。得罪，得罪。(走近薛氏夫婦)時候不早了，薛老爺，薛太太，小號的賬叨光算清了罷？

米店夥計 小號的賬也叨光算清了罷？算清了賬，你們可關起門來過年，我們也可以早些回去，省得打攪了。(高聲)薛老爺！薛太太！不要跳舞了！還賬！還賬！拿錢來！拿錢來！

油店夥計 (高聲)拿錢來！拿錢來！……還賬！還賬！

(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可是步法漸漸慢了，顯出疲倦的樣子。薛冰臉上微笑，兩人始終不開口。)

米店夥計 薛老爺笑起來了。我們的錢就要掏出來了罷？可是爲什麼始終不開口呢？時候不早了，要掏錢就請快掏了罷！

油店夥計 要掏錢就請快掏了罷。薛老爺，你老人家的錢是越花越有的。這點小小的數

目……………

米店夥計 呵，呵，總不開口，也不掏錢，實在沒有法子。常言道：做生意的人要和氣生

財。可是欠帳不還，也休怪做生意的人不和氣了！

油店夥計 不還錢是不能客氣了！我們老板說得好：「欠帳不還的人，就是公產黨。」……

什麼？公……產……黨，公產黨是要殺頭的哪！

油店夥計 (冷笑介) 哈，哈。殺頭，殺頭，除了殺頭還有好頑意呢。我們店裏的一個老夥

計，他從山東回來說：他們鄉裏提着公產黨；——男的公產黨用麻布一包，上面

用洋油一燒，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女的呢，女的。哈，哈，把衣服褲子都脫

了，用四個大鐵釘，把兩手兩足釘在板門上，抬了到處遊街。遊好了，先把兩個

肥胖的乳割下，然後用木棒向小口裏一塞……

米店夥計 哈，哈，哈，真好，真好，公產黨非這樣辦不可！

(薛氏夫婦仍相抱跳舞，薛冰時時把眼睛望望夥計，留心他們的議論。)

油店夥計 欠帳不還的人就是公產黨，也非這類辦不……

(薛氏夫婦突然停止跳舞，薛冰氣憤的趕到米店夥計面前，一拳頭正打中米店夥

(169)

過 年

二五

盧梭和胃口

魯迅

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于沒有完。連在和「民約」沒有什麼關係的中華民國，也難免這一幕了。

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愛彌爾」中文譯本的序文上，就說：——

「……本書的第五編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張非但不澈底，而且不承認女子的人格，前四編的尊重人類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來，他對於人類正當的主張，可說只樹得一半……。」

(171)

然而復旦大學出版的「復旦旬刊」創刊號上梁實秋教授的意思，却「稍微有點不同」了。其實豈但「稍微」而已耶，乃是「盧梭論教育，無一是處，唯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因為那是「根據于男女的性質與體格的差別而來」的。而近代生物學和心理學研究的結果，又證明着天下沒有兩個人是無差別。怎樣的人就該施以怎樣的教育。所以，梁先生說：——

「我覺得『人』字根本的該從字典裏永遠註銷，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為『人』字的意義太糊塗了。聰明絕頂的人，我們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樣的叫做人，弱不禁風的女子，叫做人，粗橫強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裏面的三流九等，無一非人。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觀念，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人類的差別。近代所謂的男女平等運動，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男女的差別。人格是一個抽象名詞，是一個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點的總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點既有差別，實即人格上亦有差別。所謂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認一個人特有的人格，盧梭承認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盧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殺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纔是侮辱女子人格。」

于是勢必至于得到這樣的結論：——

「……正當的女子教育應該是使女子成爲完全的女子。」

那麼，所謂正當的教育者，也應該是使「弱不禁風」者，成爲完全的「弱不禁風」，「蠢笨如牛」者，成爲完全的「蠢笨如牛」，這纔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從經字典裏永遠註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暫且使用——的人格了。盧梭「愛彌爾」前四編的主張不

這樣，其「無一是處」，于是可以算無疑。

但這所謂「無一是處」者，也只是對於「聰明絕頂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當」的教育。因為看了這樣的議論，可以使他更漸近于完全「蠢笨如牛」。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這種議論還是不會完結的。爲什麼呢？一者，因為即使知道說「自然的不平等」，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積漸的人爲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為凡有學說，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則容納之，且從而宣揚之」也。

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談亞諾德，今年大談白璧德，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罷。

許多問題大抵發生于「胃口」，胃口的差別，也正如「人」字一樣的——其實這兩字也應該呈請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國的 Dp'tin Sinclair 的，以尊重另一種人格罷：——

「無論在那一個盧梭的批評家，都有首先應該解決的唯一的問題。爲什麼你和他吵鬧的？要爲他的到達點的那自由，平等，調協開路麼？還是因爲畏懼盧梭所發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對於他取了爲父之勞的個人主義運動的全體懷疑，

將我們帶到女子服從父母，奴隸服從主人，妻子服從丈夫，臣民服從教皇和皇帝，大學生毫不發生疑問，而佩服教授的講義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麼？

阿崑夫人曰：『最後的一句，好像是對於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

『奇怪呀，』她的丈夫說。『斯人也而有斯姓也……那一定是上帝的審判了。』」不知道和原意可有錯誤，因為我是從日本文重譯的。書的原名是“*Mammothart*”，在 *California* 的 *Pasadena* 作者自己出版，胃口相近的人們自己弄來看去罷。 *Mammoth* 是希臘(?) 神話裏的財神， *art* 誰都知道是藝術。可以譯作「財神藝術」罷。日本的譯名是「拜金藝術」，也行。因為這一個字是作者生造的，政府既沒有下令頒行，字典裏也大概未曾註入，所以姑且在這裏加一點解釋。

(十二，一一。)

隨感錄

什麼主義能禍中國呢？

建人

前幾年婦女主義流行到中國，許多人很恐懼，以為這也不利于中國的。但並沒有什麼不利，安然過去了。近年來有更多的人驚恐，怕共產主義實現于中國；但我可以告慰他們，舶來的什麼主義都不能禍中國的。

蓋一種主義能夠實現，第一須有深刻的信仰，有信仰纔能拚命去工作。信仰有二：一是科學信仰，又一是宗教信仰。關於社會制度的主義的信仰，則是介於兩者中間的一種，一方面帶有科學信仰所有的批評態度，另一方面帶有宗教信仰所含的熱情。然而中國普通人對於前兩種基本信仰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175)

中國人的科學信仰是薄弱的。歐戰以前，嚴幾道先生等把達爾文派的進化說介紹到中國來以後，沒有幾何時，『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一類話不特見於各種刊物上，又成了許

多人的『口頭禪』了。但不多久，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又走到中國了。正值歐洲大戰，很合時，所以流行得很快，於是即有許多人高唱互助勝于物競。適值德國被戰敗了，好給他們做一個證據，雖然事實上協約國不久又生齟齬，好似這種互助只是被競爭所迫的結束，況且德國人實在是同種。他們對於學說是這樣容易變遷的。（或者有人會這樣說：主張互助說者未必即是高唱物競的人，說他善於變遷未免不當。但事實上是這樣：唱物競天擇為進化要素時，未見反駁，等到提出互助說來時也少見更正，從社會學的觀點上說，可以說衆人的觀念是在變遷。）

說到宗教信仰，萬不可忘記了中國是祖先崇拜的。這裏面含有一個要素，便是『自利』。宗教本來不肯兼收並容的，但在祖先崇拜之下，只要不損害利益便無妨礙。你們不見人家出喪時，不特會有一班吹手和道士，並且還有一班和尚，或一班懺師和尼姑麼？用新式音樂隊者亦有之；要是耶穌教士肯加入，大約也會添叫一班跟在後面走着的。

中國至今用不着統一全社會的一神的宗教，他情願信奉多神，祖先之外更信土地，竈君及雷祖。耶穌教在中國宣傳了好多年，不見得有什麼效果，便是中國人並不需要他的證據。

中國一般人信仰宗教的情形既如此，信仰科學的態度又如彼。試問介於這兩者中間的主義，如何能得熱烈的信仰？所以我說什麼主義之類在人們表現自己或有別的便利的時候也許會來談談，但難得深刻的信仰。婦女主義也曾談過好幾年，結果很少罷。至於共產主義，則和資本家和正在積錢的無產階級根本相衝突，自然更不在話下了。凡大家族的人大概會知道，當祭祖分胙的時候，也會因魚頭或魚尾以致大房和小房爭執，爲了肉丸的大小而大家翻臉的。在這種習慣之下，要是有什麼主義，要是附和的人略多，便將趨向于破裂，正是意中的事情了。這是真的，中國有因襲給他做指導，使他走自己的路，就大體看來，決不會盲從的，即使有人這樣做，也只是少數，影響不到全體。所以，我這樣說，有些人恐怕什麼主義將爲中國的害；但這只是『杞憂』，中國人畢竟不會真信從，終于只走自己的路。

小雜感補遺

川島

(177)

這一年多來幾乎沒有做過一篇文章，簡直懶的像——像——像什麼呢？由你說吧，我自己竟找不到一個比方的。人們說，心灰意懶是相連的事，我並不敢以此自飾，叫老朋友們聽了擔心，以爲我整日價攢了眉頭在憂國憂民，將要髮白齒落弄出病來。自知甚明：懶而已

矣；心也未嘗灰過，還照常任賤軀（這並非客氣，這年頭兒的軀真是賤！）左奶間砰砰的跳，我是不至於灰心的，因為我不論對誰根本都沒有希望過，自然就無所謂失望，而後灰心了。況且我也看穿了『希望』，不是有人說過嗎？『希望猶如蕩婦』。你如果甘願受牠的欺騙和誘惑，當然悉聽尊便，我則『恕不』了。

所以這暫時的『沉默』，應當是由於懶。即使此話未必全可靠，然要不太懶也不至於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杭州固然是非常的寂寞，寂寞的猶如墓地，在墓地裏歡笑或者悲嘆，我都不情願；雖然在墓地中我個人所受的刺激並不在少。譬如『學者』的冷箭；『同志』的侵軋；還有『長』的『靠不住』。所謂『長』的『靠不住』你要看不懂吧，是如此的倘若不怕麻煩，我不妨說。夏間一個親戚來到杭州，得了一個闊差使，但是伊不願意幹，曾向我說伊還要回去。就是這『還要回去』，不知怎樣輾轉的傳到一個『長』的耳邊了，『長』的頭腦頗精細，我雖在那時節還只見過他一次。於是『長』聽了這話便發問了：

『誰說的？』

『川島。』

『那是靠不住的。』——後來我那不就闊差使的親戚真的回去了，據說伊回去時是告假

的，不許辭職，然而回去了。這個『長』的『靠不住』，當時也便輾轉的傳到我的耳邊，當時頗自愧德薄能鮮，誠信未孚。然結果也無非添些世故，說話時格外留心，仍然自愧。你也就可想到，說話已經要留心，如寫文章便防不勝防了，萬一滑了筆呢？多險！一句別人的話，便落得一個『靠不住』，固然這『靠不住』也許是指川島的話，然而要是一篇文章，怕『靠不住』的是川島的命了。我頗想再留幾年我的命，豫備多看些花樣，便不可不做啞子。可是你千萬要注意，我並非此刻不要命了所以來寫這篇東西；是因想到難保罪不至死，只是一個『長』式的『靠不住』；『靠不住』我畢竟是不在乎的。

夠了！若要再說點學者或同志的軼事，便會囉嗦的使你不高興，且等以後再看。目下要言歸正傳。

四卷第一期的語絲昨天纔收到，本期的目錄，小峯已經來信通知過我，所以拆開包封後便讀我本來愛讀的魯迅先生的作品。覺得他的小雜感真是短小精悍，不禁手癢，想加入這樣一條曰：

『假革命的是爲自己喫飯，不革命的也是爲自己喫飯，反革命的還是爲自己喫飯；那末，革命的呢？也是爲自己喫飯。子曰：『食，色，性也。』——若論到『色』，那末把

『喫飯』改作『老婆』便妥。

因此，我這篇題目叫作小雜感補遺，實際也許魯迅先生並非遺；是棄。然而，這個你和我都曉得，題目猶如商店的招牌，無關宏旨，買狗肉而掛羊肉招牌的儘有，差不多從我知道人事十六七年來都是如此的，區區這個小題目的正誤，真是微乎其微了。原諒吧！

一九二七，十二，二五。

蜀東民歌

楚人

北新上有許多民歌，使我很高興去讀了又讀，我也很想將我們那地方——蜀東——的民歌寫些出來；但一因為我的事情很忙，又因為搜集不容易，因為有許多土白土音，無法翻譯出來，所以提筆而又放下者也有許多回了。現在稍有些兒空間，寫幾首出來寄給語絲，但不知編者能允許替我發表否？假使認為可以時，當抽空絡續寫些出來在本刊上發表。

民歌之類，大半都屬於戀情的歡唱，這是很有味的事情；而且在那些簡短的歌辭中，我們可以覺察出民族的性質來，牠的素樸，真摯與純和的情懷，會使我們幽然神往，這是多麼美妙的啊！

尼采研究古希臘的神話，他發見了美神（Apollo）及酒神（Dionysos），我想研究民歌，一定也能發見一種很可寶貴的東西的，但這於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只感覺得有一種不可捉摸的幻影，以為牠是很可寶貴的罷了。

（181）
現在我就這樣的抄了，雖然我不懂牠有什麼樣大的價值。

(一)

太陽落土落過西，
情嫂打水喂家鷄，
家鷄不喝清涼水，
有勞情嫂親手提。

〔註〕落土即太陽落下去之意。

(二)

太陽落土落過河，
情嫂打水喂家鵝，
家鵝不喝河中水，
河水灣灣望情哥！

(三)望郎五更調 一名望五更

一更裏，望郎來，
郎家住在二郎堰，米

路遠那就來，——

急得奴心兒上下的𠵼米

米二郎嶼大概是地名

𠵼表示心頭跳動之聲音，無相當字，故用注音。

二更裏，郎不來，

𠵼奴在這裏來冷清清的等得不能耐！

可恨的情郎，可愛的情郎，

怎麼還不把閒事丟開到這點來！

「註」𠵼，使字的意思。

三更裏，露水已上郎還是沒有來，

莫非他另有一個新的愛？

噫！前面已有個人影兒來，

唉唷，原來却是對門王二酒醉鬼回來。

我的情哥哥，怎麼還不來？

蜀東民歌

四更裏，情郎來，

奴心甚歡快！

這回儘你咳嗽，

奴奴偏不睬！……………

以下本來還有五更的，但是很可惜的不知還是我記不起？抑是真的沒有了，在我幼時的小朋友教我時就沒有了，以後又沒有機會去求教他們，現在更不行了。這回暫抄這幾段給語絲試試看！

十六，十二，四日，上海。